

聖經

淵頴吳先主集卷第八

門人金華宋濂編

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
行乞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文又足以發之
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者游頗究其所為志者蓋
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敦煌祈連間匈奴冒頓攻大
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而塞王南君芻賓塞
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古曰
塞今釋種也塞釋聲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
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
氏種休循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

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印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拍末身毒率為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薦即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虛稱里數至於數千欲以誇漢使為遠實一國也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持疑之也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漢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氎之

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為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而可知者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君屬實隋唐之間別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至謂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恠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為制度悉已定奇言鬼行淫巧

異技之人卒不自容於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則立枯抱石以為行髡首裸身以為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義亂大倫而猶不少顧始基之矣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乘之達賢君子反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蘇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宋何承天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占異周白蘇祇婆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涼龜茲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九執之曆廁於大衍矣甚者周孔與釋迦並稱亦毋慮乎書革旁行而與常編鐵摛之經混為一錄也雖然天地之一氣

既朕而萬形有變化容者羽者毛者鱗者介者根莖者浮生者而恒出入於一機區已別矣安在其精靈之起滅因報之相尋哉夫何造化之功用陰陽之屈伸又與吾儒惑也傳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今浮屠氏乃索言之始於無所始也窮於無所窮也殆有出於心志耳目之所不能及者吁恠矣哉自漢宣元以後西域服從於是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可考隋唐之世裴矩賈耽則又皆圖而志之若夫道宣之作本為其徒設也吾頗見其與前史有異故特為紀地理者述其槩焉

春秋繁露後題

昔予自京師還過樂陵問董仲舒所居處無有云遺廟在河壩廢者三十年或云在平有別廟廟有元祐間碑未知在平何以得祠也時會新御史上章議揚雄不當列祀孔子廟廷林宗起者閩人顧謂予是未能刺舉當世乃剽竊先儒緒餘欲絀死揚雄耶然漢儒獨仲舒未列從祀不宜後雄竟未有言者仲舒所著書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多說春秋事得失公羊之義疏也今具存又總名繁露而章第或標玉杯竹林且雜取所對制策語是豈對制策時徵諸所著之書歟或後人附會之歟傳稱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今猶載湯問郊祀一事若夫求雨止雨推陰陽所以錯行者類淫巫瞽史所為非純

儒之道矣蓋春秋一經書雩書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是皆實事非欲使後之說者因是以推災異之變而且流於術數之學也漢之諸儒乃相承言之豈或求諸聖人之過歟京房之於易劉向之於洪範五行亦猶此也吁仲舒有以發之矣然而推明孔氏罷絀百家使學者有所統一卓然漢承秦滅學之後歷千載不可泯滅又何待乎從祀與否耶

胡氏管見唐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予嘗觀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莫能去之是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胡氏讀史管見則曰封建之法聖人所以順天

理承人心而爲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宗元說非是予蓋
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日趨於無窮又不可以一
槩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有扈之戰洛汭之敗商丘之徒
斟尋斟灌之依禹祀之不絕者如綫昆吾之強自衛遷許
又彰彰然自號於世曰霸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
天下及周之東諸侯削弱世室擅權魯有三桓晉有六卿
鄭有七穆孫寤在衛崔高在齊滔滔者天下皆是雞澤一
會溴梁一盟君如贅旒於上而大夫自相歃血於下此又
一變也而三晉田和亦以是而得國孔子曰天下有道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
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

三世希不失矣此蓋通論天下之勢也夫何戰國之世兵
力日用游說肆行申韓以法術商李以耕戰蘇張犀首以
合從連衡各以其能分適諸侯之國始皇雖大索逐客卒
就其吞併六國之謀者又客之功也此天下之一變也而
卒歸於士及天下既一始皇自以爲前世莫能及遂舉封
建而廢之郡縣自置殺豪傑銷鋒鏑墮名城欲盡屏天下
之兵而不用又且貪鷙亡厭科誦日發民不堪命陳勝吳
廣攘臂一呼執農器以爲兵而民之從亂十室而七項羽
以亡楚故將之子劉季以泗上亭長分割天下五十八王
又五歲而盡屬漢此又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於庶人於
乎聖王不作世道愈下天下之變則亦不知其所終者矣

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抑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詳商紂之亂天下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既以是而勝商商之頑民雖遷于洛猶且弗率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絕於天與周之受有天命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心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禍也當是時周幸不至於奔潰動搖者豈無其故哉蓋周都豐鎬而文王之德化南被於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冀青兗三州皆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鎮之魯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在東海淮夷徐荊之屬有所畏焉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唐而唐又以之封唐叔介在北邊北戎追貊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越成王在豐周公又自魯洛以

統之商奄既滅康叔以之國於衛微子以之國於宋雖曰治之以德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始一天下據關中廢封建勿王子弟及二世而關東盜起郡縣吏或降或死無一肯堅守者漢興鑑秦之弊當項羽專制之餘燕趙梁楚太原淮南多王異姓故終高帝之世用兵不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縮又故人也使當匈奴卒亡入匈奴吳芮乃以長沙卑濕之國使當南越則以國小僅存耳故又大封同姓荆以王賈楚以王交代以王喜齊以王肥吳以王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關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連城列邑被于三邊固不可與成周並論矣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

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
非耶於乎自予前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秦而勢
為已極自予後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漢而勢有
不同管見之說守儒之常論也然而又曰欲行封建先自
井田始夫封建井田二者蓋同出於堯舜禹湯文武之盛
時上之則分土列爵以建國下之則分田畫野以居民井
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秦漢以來井田廢矣則是封
建之法雖欲不廢而為郡縣也尚可得哉

張氏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鄉予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
不守大樂氏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汴

蔡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 國初有旨徵樂
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增宮縣登歌文
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樂戶子孫猶世籍河
汴間僅能隸其鐘鼓鏗鏘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
代議樂自和現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
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
或云樂過於濁樂工冶卒且深厭其爐鞴鼓鑄之勞則或
自取其樂之協時加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
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
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黥卒為造大晟樂府遂
頒其樂書於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

正何則聖主之稟賦上與天地陰陽為一體聲則為律身則為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為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說先鑄帝鼎八鼎復造金石鍾簋雕幾刻鏤蓋極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鼎水又溢出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土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現以下諸人所論之樂乂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作樂殊

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采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白蘇柁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瞻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為大簇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雅樂唐至玄宗胡部坐俗部立樂工肄樂坐技不通然後發為立技立技不精然後

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
歷宋大抵皆然是猶未能究夫樂律之元而僅拳拳於黍
尺指尺之同異及乎大晟樂府之立吾殆未知其尚有胡
俗之雜耶抑果雅樂之正也夫以雅樂平淡而聲緩胡俗
繁碎而聲急今大晟之樂律大高樂聲急矣當大晟樂書
之行教坊色長張俱曾製大樂玄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
十四調本不脫乎龜茲白蘇祗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
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尚循乎大唐五代黎園法曲之遺
此非胡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之未易遽復也然吾就俱
之所學嘗謂樂工肄樂先須通達強記巧妙幹旋復窮十
載曉夜之思而務諳前人格範之正固不可以草茅無識

而輕議樂又况漢津蜀一黥卒稍窺范景仁司馬君實之
議論而且得與夫黃帝夏禹配食於樂成之廟尚可至今
泐襲而不變耶於乎誠以世之通音曉律者或少也夫何
天下四方之所尚胡俗伎樂率多輕儇剽殺嗥呶縱肆前
緩後驟不中音節它則倡優雜劇類且青紅塗抹子女雜
擾導淫教媒不得禁止然以胡俗之樂音節不中則聲氣
淺浮而日趨於薄倡優之伎禁止不行則風俗流蕩而不
知所返此雖小節所繫甚大漢諺有云宮中好高髻城中
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城中全匹帛意者朝廷合議先正雅
樂然後天下四方悉更胡俗二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
後止殆不可視是為千古之絕學也然古者律曆二事更

相為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曆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
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鐘律之中聲
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
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援
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續琴操哀江南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汪姓忘其名臨安
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宿留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
在獄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
及歸舊宮又會者十八人醜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
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嘻汪蓋死矣客有感之

者為續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眎彼翼軫客星
光光自陪輦轂久涉我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感
就死無罪莽莽黃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忍恤我家

瞻彼江漢四之二

瞻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隈亡命無所枕戈待旦憤不
顧身我眎王室誰非國人噫嘻昊天使汝縲紲姦黨心寒
健兒膽裂黃河萬里冰雪峨峨爾死得死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爰酌我酒風摧我裳冰裂我手薄送于野曷云

同歸自貽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為別淚昔也姬姜
今為憔悴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為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速老麋鹿是游姑蘇荒草起秣我馬裴回
舊鄉江山不改風景忘亡誰觸塵埃不見日月梨園雲散
羽林鳥沒吞聲躑躅悲風四來爾非遺民何獨不哀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粵人翔 作讀其
辭甚悲因其辭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辭者謂
非翺作不可也當宋季年大兵壓境兩宮且以琴酒自娛
故老言度宗在宮中常以壺觴自隨晝日不醉權臣弄國
江上之師不暇一戰反以捷聞蓋必有以壅塞其耳目盡

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慄慄危懼之不卹而又何樂於酒
藉令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為一
龜茲國哉梁蕭繹時江陵戒嚴百官戒服聽講老子中既
輟講諫者言魏軍不出四境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
屈就擒身困縵幕雖拔刀斫按不得悔嘻宋季然矣夫人
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其不為郢忌必為雍門周縱
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能使之立若破國亡邑
至聞疾風飛鳥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其
心怏怏奔走萬里若不釋然者嘻亦晚矣天寶盛時歌者
李龜年恩遇無比祿山亂龜年流落江南每歌數闕四座
莫不嘆息泣下又况天地黯然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

庸不有以泣龜年者泣之乎予謂桀操多出於憂愁窮苦之人而有所守者翔之於辭適契焉故錄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見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伊耆氏大蜡樂歌辭

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者曰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又曰天子大蜡八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蓋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發之而為庶人庶物陽舒而陰歛雲行而雨施功加於歲則報之以歲事之成勞著於民則饗之以國典之正伊耆氏果何氏也將始之教民以田者也三禮義宗曰伊耆氏神農之別號後之蜡者先嗇

祀神農司嗇祀后稷則固非伊耆氏之蜡也烈山氏之子柱本為稷而周人更用棄禮且有若是者明堂位載魯有伊耆氏之樂而周官籥章掌豳籥者鄭玄又析豳風七月一詩以配之或祈田祖或樂田畷或息老物籥豈伊耆氏之芾籥者乎自秦始置臘漢魏之間二禮並行魏高堂隆曰古之王者各用其五行之運盛者為蜡終者為臘及隋開皇乃停十月之蜡而但行十二月之臘唐貞觀初因之前以寅蜡百神郊祭社宮辰然後臘宗廟近世則蜡臘又特通行於一日矣夫以夏正十月周正為十二月由周夏之正所建不同卒致蜡臘之禮相襲無別呂不韋月令孟冬之月勞民休息臘先祖五祀鄭玄注曰此周之蜡也然

而蜡之為蜡未嘗及先祖五祀豈秦制已混之乎於乎大
蜡之禮廢矣記禮者尚存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
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樂則無可考者欲補是無益也雖然
載芟良耜聖人之經已吾猶後世之復古者補焉庸不有
土鼓菁籥寂寞之末音者乎遂從而錄其辭

先畱一

於穆泰鴻俶降嘉穀神莫帝隗肖靈之鞠經營標野改薦
腥熟休茲恤茲億載蒙福

司畱二

皇監下民云胡其穡篤生厥呱克用封殖協風鳴條壚土
瘴發嘉承天常式保爾極

農三

掉彼田畷人遭阻艱茅蒲襍禛鈹鐸以完率育稚耄生成
萬寶越萌乃粒我王之造

郵表畷四

我田甫田我行畷郵翳桑之饁童莠何秋迤惟風后井畫
九丘盡不古處允茲民述

坊五

大哉者川疏馮中野稻人瀦波菑暎以雨膏潤畢逮畚鍤
具舉豐年穰穰永得我所

水庸六

先王授民兆瀦茲洫宿莠剪與胼胝是力從橫川畹經緯
國都自西徂東慎不可踰

猫虎七

自古在昔虔共染盛有函斯活田穰乃祭晝亮何竊犢牙
弗猥莫贖匪武用迪厥成

昆蟲八

玄冥盛陰十月霜雪草枯木凋坏戶咸閉祛除妖蠶劑滅
蠱孽旱有寒死不瑕有害

田居子黃隱君哀頌辭

始予弱冠時從黃隱君游隱君諱景昌字明遠世為婺之
浦江人自幼敦樸而開悟及長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
之言巖南公嘗一再攜予詣隱君質春秋隱君則曰墨守
是非初不可以草草矣已而予授其孫迪學且益發其春
秋公穀舉傳論及三代用正日夜食之辨每言春秋一書
自公穀氏口說相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
有錯簡學者上畏聖經下避賢傳訛舛誣漏不敢較也辨
用正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為最明
太史推日食則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為
六月梓慎占星孛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為三月在商為
四月在周為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鄭之災為五月它如

晉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數
月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
凡朝覲會同巡狩承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
起於寅嗚呼蔡氏之為是說豈欲以羸秦視三代耶秦史
所書冬十月以為歲首後九月以為閏月月建一差閏法
不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為
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漢世追改之也
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乎辨日
夜食曰天之七政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而日月且有薄蝕
之變春秋據見而錄故言日有食之不言所食蓋慎之也
穀梁言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即是夜食是以經不書

日日辰晦朔言日夜食不可以日定也雖然王者朝日則已見為晝食非夜食矣聖人豈能據所不見而即書之經耶或曰春秋之經無日夜食曆家之算天度必知有日夜食是傳者因經以著曆數也予謂經書日食三十有六後世善曆者推之或有甲乙或無晦朔不聞言有日夜食學聖人之學豈不及為巫史家所笑乎或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見海出日當是而食將夜食乎抑晝食乎予謂古人之占天者當晝則測日景當初昏則驗中星自帝堯之分命羲和者此其職矣又何敢以瑣聞雜說而輕議聖經者乎自予當時觀其辨日夜食凜凜不可屈後得巴川陽恪春秋考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出入經史無

慮數百千言隱君且明其不然乃作周正如傳考章分條析文極多此取其善持論者嘗又考古今諸家所賦詩上起漢魏下迄于六代陳隋而止唐以來古體之作一變今體不盡錄也間則致書巖南公有古今體樂府之辨曰夫古詩三百篇之外後人所為準者惟漢魏為古體之宗而唐沈宋則始為今體之倡然樂府辭乃具古今體何者漢魏以還言樂府者本是古體及唐李太白宮中行樂辭梨園之伎悉絃歌之特是今體律詩王摩詰渭城歌世以小秦王調歌之又謂之陽關詞復是今體絕句它如古挽歌辭左氏傳所載歌虞殯者雖不可考漢魏之間所歌薤露蒿里則猶古也自唐至今之為挽歌者必以今體五七言

四韻為之何耶又如古樂府題胡無人釣竿等篇唐徐彥伯沈雲卿方以五言今體為之河滿子一曲司空文明又以五言二韻為之盡今日之所謂律詩絕句者也此果何耶唐人詩集每有標題古詩律詩古樂府歌引吟行者杜少陵集中獨無樂府舊嘗累讀而深疑之蓋夫古人之詩一章一句動合律呂被之金石筦絃播之羽旄干戚與夫百嘆於工師瞽矇之口皆是詩也何有詩與樂府之別哉或者不悟且曰此為四言此為五言此為七言此為古詩此為歌行此為琴操嗚呼陋矣此皆後世擬古者之一失也昔者曹孟德召李堅為鞞舞辭欲以聞西園鼓吹之舊堅以亂離久廢不悉古曲子建乃不泥古曲之名遂別構

之何後世之言古曲者就題立意若宋齊梁諸人之所為者耶宋齊梁諸人之所為猶若是則今體之拘拘者吾可得而盡錄耶欲觀古今體樂府之變考吾之所自錄者槩可見矣隱君晚自號田居子因作田居古調辭九章一章曰耕田二章曰抱甕三章曰濯澗四章曰暴日五章曰候樵六章曰倚窗七章曰聯簑八章曰釀酒九章曰開徑每一客至需醉恒擊節高歌超然自得然頗自謂東都名士大夫不欲以文士得名及老猶親自刪述不已且曰吾耄矣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見古人吾又豈得與夫文士齒哉於乎揚雄法言書鄭子真李仲元王充論衡書谷子雲吳君高子真名動京師子雲身為五侯之客仲元非不有隱德君高非不有文翰而

終以不顯奈之何哉此殆當世逢遇之不同初不可以士
論賢否定也隱君已矣予故悉疏其文且作哀頌一篇就
以祭之使後人之讀是者知吾之所以哀隱君與夫隱君
之所以自哀者矣於乎悲夫頌曰

於乎自古皆有死今之死者已乎可哀方來如秋濤之未
息既往類老樹之先摧當其壯年卓落呻吟佔畢聖賢合
席迨其晚節偃蹇浮湛里閭漁釣爭隈生而無爵沒而無
謚直隱居行義而止耳心之所存道之所統則或前有千
古後有萬世內有中國外有九垓予嘗觀其著書成篋揮
筆成甕將以窮經而致用猶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無以
自見於世眼光流月舌音轉雷倏焉榮華茲固不能必料

其播之簡牘刻之琬琰忽爾變滅抑亦不得必禁其聚為
燐火委諸塵埃於乎就君平日之所自論者不待後世而
悉驗雖使投塚兮赴弼治銅兮鑄島孰知其學孰慕其材
幸而屬纊幸而蓋棺幸而得塋則終身之願已哀又何猜
有肴在俎有酒在盃歷上下四方曾不可以復作盍歸乎
來

觀生堂銘

義烏樓君國禎善醫自闢堂扁曰觀生請予銘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我觀其生雖以聖人對時而育物
者率不逃乎肖象與形聲誠推其本則民不大札物無疵
癘持在乎風雨之調寒暑之平遂充其技則炎冷迭變燥

濕殊施迺欲寄命乎蝨蟲之甲翅草樹之根莖上追苗父
傲貸季之神疇下逮桑君秦越人之智精每能洞見乎心
肝膽肺之系絡實有以雜致乎鍼砭湯熨之重輕我求我
醫何異操兵視一身百骸之會如國之有政察山林海陸
之產則辛鹹苦滑猶干楯矛戟或宜野戰或類防城然則
兵本所以活國醫本所以活民而特繫於我用之能否彼
不度地而浪戰不診脉而試藥者亦徒使夫天人之交戾
龍席之妄爭是固未足以究夫觀生之易而盡彼衛生之
經猗歟樓君幼通難素長識運氣遂以醫鳴居藥在皮蓄
書塞楹吾然後知夫周秦邯鄲之所貴者悉踵於戶而無
遁其情矣

義烏樓君王汝墓碣銘并序

義烏樓君王汝既卒予就其家求書子光亨出學童識字
一編請予序曰凡盈天地之兩間者莫非物也史皇倉頡
始制文字而正名百物天下之物舉之而無窮故古今字
書之學亦與之變而無窮形聲事意轉庄假借音同字異
音異字同雖自一起而成文極其變或至於什伯倍蓰而
不止兩漢之世悉隸小學童識字之罔有遺者晉魏以降
士不師古而俗書偽學之日勝造字偏傍點畫亂讀字輕
淺重濁籀小學學童識字日少涉事日疎造理日窒馮私
臆決偵倒錯選或以目前近事幾不名六畜幾不辨蚊麥
况天下之物可舉者若是之無窮哉嗚呼弊也久矣蓋今

王汝頤以暇日輯古今字書凡注意音義聲韻訓詁同異
題曰學童識字是雖未足以盡繼古小學然皆精緻可傳
予蓋序是語已復還其書光其泣且請曰書幸序已墓上
之碣獨未有表者敢重賙以銘按君樓氏諱有成字玉汝
世為婺之義烏人曾祖昂祖琰父建中咸業儒君自志李
阜以善詞賦有聲會江南內附而君遂老家居教授江淮
提舉司聞君名就檄君無為絡儒學學錄君竟以不覿聞
遠卒家寔至順元年冬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八配童
氏子男四人長曰則仁次曰於義次曰彌老幼則光亨也
孫男十三人曰慧曰用曰性曰韶曰祐曰武曰行曰善曰
與曰玠曰璫曰珍曰璉曾孫男六人致寧致康致愷致中

致悌光亨等即以卒月三十日葬君于智者鄉梅口
原自墓去家不越百舉武而近予觀宋季以來東南
口多承故家文獻之遺彬彬間出而義烏何茂恭喻叔
九弟最為翹楚曾未百年文墨寂寥簡編零落可以使
人嘆而於邑者光亨每言君輯古今字書年已衰老然
以夜發聖經賢傳諸子雜書而誦之隨得隨抄遂成卷
而呼其志且勤也若是豈宜使之泯沒無聞哉是可銘
銘曰有嚴斯裁有濊斯瀦誰歟寔者曰老一儒妥爾魂
仍爾室廬爾嘗爾烝子孫靡不承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九

門人金華宋濂編

古琴操九引曲歌辭

始予少嘗學琴學之數日曾不能布指爪而辨徵角其矣
 哉琴道之遠也蓋予每思古人之去我者久不可復見徒
 欲想其遺聲遺韻而庶幾或得其心術之所存情緒之所
 託終以不克而後止是以常咏其辭樂家諸書又或不載
 或有載者多非其舊且至有聲而無辭甚矣哉琴道之遠
 也古者琴有五曲十二操九引五曲者鹿鳴伐檀騶虞鶴
 巢白駒本詩也漢魏以降惟鹿鳴一調僅存十二操者將
 岫綺蘭龜山越裳拘幽岐山履霜雉朝飛別鵠殘形水仙
 襄陵古辭或存或亡而存者類出後世之傳會漢蔡中郎

及唐韓吏部曾作十操水仙襄陵且以其繫於樂工琴師
不復採用故今特因琴操九引復補其曲辭是數曲者頗
本於婦人女子仇讎羈旅幽憂抑鬱之懷君子猶得以少
返於古是則所謂琴道之遠者誠有異於閭閻下俚折揚
黃華聽之則嗟然而大笑者矣夫何遠哉遂從而具錄其
辭

烈女引楚樊姬作

詹巫山兮崖危又江水兮委夷草木兮岑岑鳥獸兮號悲
孟冬十月兮森然樹羽野火電揚兮袒楊暴虎君王耽樂
兮妾心獨苦妾心獨苦兮無使罪予嗟嗟兮國之無人莽
莽兮雲夢有洲甘酒兮厲生淫獸兮禍來君王耽樂兮樂

滂沛妾處深宮兮馬知外嗟鹿與女兮自古戒之君王亟
歸兮匪妾之私

伯姬引魯紀伯姬作

北風兮喑喑雨雪兮漣漣我心兮殷憂東海泱泱兮大邦
爲仇平原何有兮廣澤有樹鴻鴈哀鳴兮麋鹿騰鶩兵車
麟麟兮在彼行路疆事弗靖兮委儀章而謀去我生而存
兮日蹙我國我死不瞑兮思不血食父母既沒兮歸又不
得周公有鬼兮曷徼予福我泛兮柏舟蕩蕩兮中河時歲
不與兮可奈何遭此鞠訕兮奈若何

貞女引魯漆室女作

春木兮含英野花兮幽香我何所嘆兮我何所憶主少國

雙兮使我悲惻嗟彼女子兮婉婉令姿盛年不出兮老將
逮之嗟彼女子兮無非無儀肉食者謀兮汝何憂為我執
我英兮我藩我圃過客馬逸兮哲之或禦藩板葵踐兮飢
哺無所廟堂失策兮婦女為虜悠悠蒼天兮天道惡盈知我
謂我兮秉心獨貞陽和幾時兮霰雪其零懷貞見疑兮早
其可懲

思歸引齊衛女作

麥秀蘄兮禾黍油油越有鳴雉兮粥粥道周朝陽烜然兮
雲霧塞天中道徘徊兮喪我好逑紅顏摧頽兮欲飛復止
縞衣入帛兮既悲且毀禮有未答兮不敢徇死先王之懷
兮敢辱王子父母鞠我兮胡然棄之官庭嚴邃兮迺閱於

斯身微節大兮涅不可緇創巨痛仍兮隕命為期我思古
人兮我敢失正天命早寤兮匪汝予聘我歸之思兮渺哉
河梁誰謂衛遠兮歸我其航

霹靂引楚商梁子作

步出郭門兮一何蕭蕭念彼古澤兮興言來游山長水闊
兮曠無儔侶天地晦冥兮霹靂徹予玄雲兮沍凝急雨兮
滂沱水電兮交加蛟螭兮湧波捷捷業業兮天何我駭軒
軫騏驎兮道不可以咫危顛疾蹙兮物無不靡側身慎行
兮庶無罪悔神龍之歸兮肅然川坻雷公上天兮挾輶以
馳昔何嚙噓兮今何怒為玉咸去我兮誰其得知
走馬引秦樗里牧子作

白楊乃兮宛曾矛枕戈待旦兮思報父仇父仇既報兮義
不共戴亡命不出兮道我於隘山高無人兮上無日星夜
聞有馬兮繞屋嘶聲天不祐我兮思追我兵橫屍都市兮
國有常刑我徇以徃兮莫復我戮沂澤潞湯兮道路超躅
我啼斯漆兮我軀斯厲所處何危兮命幾一髮追兵既遠
兮孰知其然馬跡在地兮莫辨東西父不可見兮我志獲
伸我死得死兮嗚呼終天

瑩篴引漢霍里子高妻麗玉作

浩浩兮洪河有叟一人兮構堂赴波我急爾止兮無楫迎
汝爾竟汝渡兮爾何所苦龍伯兮馮陵鮫魚兮參差戩風
奔騰兮霧雨渺泐磨牙吮血兮制汝殭屍尔死於渡兮奈何乎

我我亟逝汝兮我死其可毀容惡服兮志不可回埋魂隕
骨兮委命黃泥碣石斬巖兮望不可測精衛銜石兮曷海
之塞曷海之塞兮恨與之平和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琴引秦屠門子作

山嵯峨兮我車之將水決漭兮莫之或梁世而溷濁兮黑白
不明干戈日尋兮武夫頽行天寒而燠兮厥有瓜瓠士賤
以拘兮不敢容悅黔首之愚兮爾乃自愚謂傷可保兮傷
則何辜長纆兮縵胡瞋目兮語難竟舜遠而兮旦不復旦
豺虎咬人兮潔身去亂商維有山兮擘擘紫芝嗟彼美人
兮跂予望之何世之不偶兮曰安其危而利其蓄天道至
此兮幾命之衰

龍丘引楚龍丘子作

春花兮亂開秋葉兮滿壻時不再來兮我憂用老
行懷思兮我歸無所鳥則有翼兮魚則有鬣瀟霍有岳兮江漢
斯陂徘徊不進兮危彼路岐僕夫告病兮飢馬齧筭我夢
之歸兮吾鄉我里門闕依倚兮墟墓則邇魂神恹恍兮一夕
九徙父母何在兮敢及妻子天陰歲莫兮北風之寒曰我
無衣兮坐不能浪我拊我膺兮摧我肺肝閔天嗟嗟兮喟
其增歎

三彭傳

昔在天地未判之初混混沌沌玄玄黃黃載清載濁實陰
實陽水火交運日星乃光爰有神人厥名曰突寔生其間

吞吸元精孕胚巨霧上顛下趾肩髀成形口味鼻矚目色
耳聲一機既開萬化則行次有三子受氏惟彭孟瑒仲質
季矯是名相其居處託彼衆眡私其喜樂潛覲然爭吉凶
糾纏禍福搶攘無有唇齒讒言其興無有刀楸積不相能
人類用殄鬼恠為朋天下雜擾而欲以聽直於明庭於是
黃帝乃召天老而問曰朕治天下嘗以為天下已治矣三
光齊明萬物順軌教流民人德洽遠近昆蟲喙息草木靡
靡華真垂貽率我綱紀彼獨童狡器昏頑鈍椎鄙機心日
滋嗜欲鋒起是何人情之大不美也被三子者何以敢于
亂始欵天老對曰臣不識也帝盍即是而詰焉孟瑒率爾
而前曰白臣之生茫無識知秉心多慾觸事即忠揣靡偵

倒神去鬼來徊翔無象換轉九垓莫高匪山隳若阜墮莫
浚匪淵規我沼池禽羸務耆粟間抵噉巧窮毫髮枚數根
茲他人富利視若已私業為怨府襲作袖媒墨屎注睛甜
談流黎已苟可得靡有已遺伸質感乎其容以次進曰自
臣有行獨我勞苦顏然變色芥尔齋怒彼中淺量拮臙鞣
瞞言槍暴發氣韜交鼓霆碎電擊燁燁逢蠱午草搖風動淫
毒齋弩恍浮唯啗設唾啗請譏是非偵錯橫陞孰蛙睥
眸孰螳攘股妄恃我強一與時忤千金解仇睚眦為虜世
不我容胡寧可數季矯後至奮而稱曰嗟乎異哉伯仲之
言臣殆不敢以默已自臣之壯肆其殺殘按膝危踞瞋目
語難犀渠鶴郝蛇矛祭殢嚼肌洩憤鏗骨求瘕力可挽扇

雄狡弗完射則命中飛走欲殫一言相加六親無驩兵在
其頭髮上衝冠精神燥發現魄遁奔積骸為丘流血成丹
戰聲未血敵膽已寒志在我勝疇測吾端於是黃帝宵若
有聞黯然不怡起顧天老復極其辭已而彼三子者逡巡
拱立錯愕失次同辭而進曰惟帝清問下民鯁竄無益臣
雖不言帝之視聽可盡蔽歟蓋臣聞之人生一世本自化
樞孰不百年我謂斯須條其童幼馴至老枯何頭不禿何
體不臞貴榮賤辱利害爭驅死喪病瘦悲嘆囚紲開口笑言
能得幾娛絕情恣欲豈我過喻方其賦形我有軀幹日怵
美目清揚雄髯佼大肩背豐厚手足輕快語音如簧容止
若畫市童興嗟隣媿竊昧是皆自然罔有過害至若疲瘡

連蹇痾瘵育賸步趨如繫顏面弗頤視臣之全生而抱形者百不逢一孰可倚賴飢羸危窘非惡困殆褐裘不充藜藿弗睨視臣之順適而愜體者千不遭一復何怨悔古人嘗有言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則用之山丘之高川澤之卑肖翹環蠕華實葉枝時至氣來各有所宜是以人爲萬物之靈而定用夫萬物豈我之私然則世之所有天之所樂但知性情何有規獲名車駿乘鞍韉轡絡芳醪美饌鼎鼐幕杓竒聲異伎絃箏粉澤任口醲鮮隨身煜燭此殆臣兄弟之所喜聞而時俗之所謂憂謹者也嗟乎人不可以無權權高則辱權降則獲人不可以無勢勢盛則燦勢傾則縛惟泉濫觴而又達惟火燎原而必灼順臣者得志而

相矜闕臣者逆天而自蠹是故思之不得而至怨怨之不巳而成係臣猶恐其禾足以竭平生之志騁一巳之欲徒大期俛仰而向盡此所以終歲犇跳而蘭轡者歟雖然彼兇而暴世之下愚罹法受戮殘辱狗猪當其生存恣意所如此通而睿聖人之徒黃馘槁項飢餓體膚及其沒身併盡丘墟是蓋天下之雜擾者或脩或短或黔或皙或壽或夭或遭病患或遇禍謫各有天命弗勞人力恒自困於昏睡反謂臣之讒賊而彼衆人方欲以是而聽直於帝庭也孰爲直歟於是黃帝乃召天老而告曰自朕之治天下帝榆無道侵欲諸侯蚩尤暴起兵亂冀州太一奉符天一獻謀一戰而勝涿鹿是都檜巢營窟風雨漂搖果蓏蚌蛤臭

穢腥臊民人告病我是用憂制被藥餌務為民速彼三子者叫驅雜選兵之不可藥之不及雖欲本其致亂之故用以變之母乃天下終未能盡治歟天老對曰臣聞上古開物之時天高地下風氣漸張醴泉漢注地膚馨香上飛下行身有光芒歲久念食嘉穰穰七民有爭心變生穉穰爭之不已殊歎井疆天人既離善惡乃彰彼三子者始得以自肆其姦而莫之或穰然臣嘗稔其言矣瑯也多思宜於長願而却慮質也多怨宜於憤世而嫉邪矯也多殺宜於徃情而直行是誠有害於聖人大公至正之道者臣則請帝杜其宴安之毒斂其變遷之機浼其腐腸之食醜其伐性之媒則彼三子者之致亂猶可及止已何謂天下之木

能盡治歟於是黃帝乃即齊宮累月不親政事經年不述聲色悅兮懼兮而或與方寓謂明等問道具茨合符金山且又神將於華胥氏之國天下大治由是三彭不振遂至於凶

為說者曰予聞祝融之子厥有大彭寔居彭城是為彭姓至周有彭人別居庸蜀微盧之間非其後也蓋今三彭氏本在於黃帝之世則又異矣雖然大彭之後有彭祖曾以雒羹享帝帝錫之壽考至八百歲而彼三子者乃幸人之有過出讒于帝以求享而人用是禍患妖札者相繼此則又與彭祖者果異歟悲夫

潘生傳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間出與
人執墾甓治筐筥又爲善士大德聞江南大饑人民道堙
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
死盍若用吾強壯少延母旦夕活乎即以母屬兩弟自傭
回鶻人乃告母曰兒當傭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
毋勿憂既回鶻人得轉賣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
北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人毋得轉掠饑民
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給過兩道遇一女子鴉鬢尾行問
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
歸君南人儻挾我得同歸乎於是日即操瓢道乞夜泊茅
蒿中雖顛沛流落親黏日夕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

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莊乎及女子上堂見父母攬
涕泣起相抱持詰門外同來者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炙
樂飲酒半執醖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
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誼聲暴淮楚間且君去家
久母不知在亡歲丁存饑鄉閭必離析廬舍必墟莽雖有
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園田給餐粥吾女實
君箕帚妾也君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為
利哉吾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况吾母固衰老度尚可
活萬一母死兩弟儻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遽死吾母
也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弟亦
死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為說者曰凡人自立天地間夫妻子母天屬也人子事親
候顏色具甘膳鞠躬盡力雖生死不輟違去今生自棄其
身饑寒中規奉其母母幸粗延數日命猶存母終身可不
謂孝乎世衰民散獲雜男女或強暴侵陵或誣誣善淫辨
能自合於禮法者今生偶以塗路相遇皦皦不污卒諱其
婚可不謂義乎嗚呼世之不及此者衆矣一恒人乃凜然
類古獨行君子尚可謂世為無人邪然生終以老死沒視
彼妄夸姦狡反以義俠特聞嗚呼此又何為者耶

韓蒙傳

韓蒙者永豐人家本江東大姓善賞至蒙益蓄善田喻數
萬畝計性對博常低首下氣類懦夫女子未嘗敢出纖芥

語鉗制人視歲貧寡鵲餒給監米炭死或給棺蒙鄉里時
蒙舉火者或數十家蒙每售田田必過直與錢且追舊券
自算曰某售某田彼欲速我貨今我入穀田實上腴我欲
久有我業又乘人之時誣恣贏於已毋乃為過貪已乎復
召與錢蒙既老謀卜山以葬鄉人有山京古即獻山蒙不
可蒙諸子遽割園田與山多寔將蒙又不可曰我死歸我
骨免烏為免螻蟻山泉對木悉為我有且彼豈或不能自
為窶顧藏我乎復估山所直與錢鄉人不肯受召與飲強
授錢乃已自是鄉里童老見蒙出必謹曰吾長者凡在東
阡西隧田茫然茂園苑然蕃池孳鉅魚山養嘉木蒙曾不
待防護程督利日歸蒙然蒙頗以財自衛無有妬蒙而思

欲撓奪之者故蒙卒以富饒終其身嗚呼世所謂大富家者豈盡蒙比耶自其乘時射利血牙腊毒不致於谿壑厲厭不肯已終不免自陷其身為刑僇之民自蒙處之誠不肯頃刻安寢食彼方亟肆其術肥家而瘠鄉恫疑噤喝持鄉社輕重搖脣鼓筆挾州縣短長徒以爭強競得於一時不卹其後或一世二世三世子孫既已凋喪廬舍既已摧落田園易主丘木斬伐罔有遺孽至使鄉里衆人追數其既往之愆尤曰天定者勝人視蒙獨不可愧耶嗚呼吾每觀數十年來世衰俗下田力頓耗泉脉寢竭歲無美禾山恒蒿然池多涸竭不得孳鯤鯪是豈天時人事相為上下本其人一以貪殘剽劫之行自戾於天不有天蕃必有人

殃而天特有以默勝之耶然而天下多故閭里益騷糠粃不充衣裳褐不掩胆悲憤交悍而欲競洩其毒以逞莫之底止是果世無富民長者耶嗚呼幸使吾鄉里知有蒙也可以勸

為說者曰予聞穎川白晉言如是晉嘗宦游其鄉至蒙家蒙具水陸鱸菹時新蔬菰醢醬恣漆烹滌調齊執酒漿獻醕拜跪恒中禮一發言必及於善毋衝之遇它過客盡然此殆富而好禮者乎晉北產惇樸不妄人也故蒙之行事實可傳

會稽傳氏夏小正注後序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傳松卿頗就大戴禮校讎刊

注刻在會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
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也聖人
當春秋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百世通行之道首曰行夏
之時殆取其歲時之王政事之善也此豈果謂夏小正之
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韋之月令類若一本於夏小正
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嘗建讀時令之官凡以夏禹周公之
典世宜守之而不敢有逸故也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
令而盡黜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
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
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暫廢則天下多滯事矣予試論之
人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蓋惟理常為主而氣之所運一

屈一伸一開一闔暑焉而土山焦爍寒焉而川澤凝泣天
下肖翹蠕蠕根髮浮生之物無不熏蒸融液周流交灌而
舉不得逃焉理固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為人每全其理之
所賦而又順其氣以行之不敢少逆曰時制法按月布政
春夏陽舒而賞慶行秋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悉本乎天
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為於其間萬一有
逆乎此而天道遽為之變一言之發與某休協一事之動
與某咎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或譏其泥者此
猶響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
幾於遽逸矣乎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
及時者殺無赦然所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他哉春養孤

子秋食者先每事不敢有違其時者是謂經制盛夏非行
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肆眚之日而肆赦則是一時之所
值有不容不舉其事者是謂權術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
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
激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其常者而已矣今而曰
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
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輒廢是徒苟
用乎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制且夏禹周公
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亦何嘗多滯事哉為此說
者始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也然而古
者聖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為流通泊然而神明內居

窅然而氣化外變是故冬而振雷夏而造冰宜若或違於
天而天固不能違之此不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其
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
火陰氣一斂則築室藏冰觀其所以弥綸匡贊節宣調變
於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為無所用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
一身且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
適其志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美傳不云乎周歲
多燠秦年多寒是特昧乎夏禹周公之典或流於舒縱遲
緩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
有取於夏時者天時與王政相參王政得則天道自應後
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歲

時之不正不謂其政今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南海蓋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戰國時地本百越至秦始皇通而尉佗王者五世漢元鼎中南越平立南海等郡屬交州治蒼梧建安中徙治南海吳孫權初割交州立廣州而南海郡屬廣晉因之宋以後江左州郡析置不一至唐即以南海郡立廣州永徽後嶺南五管悉隸廣府咸通中復分嶺南為東西道廣為東道庚未迄五代南漢劉氏據之及宋初而後平今廣州上路領縣七番禺秦縣南海增城漢縣新會清遠陷縣東莞唐縣香山宋縣廣大府也山水人物古蹟之灼然可紀者夥矣粗載其大略于篇

番禺山在番禺東近城兩山相屬高丈餘山海經黃帝生禹號禹號生禹京處南海一曰二禺山或云黃帝二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制黃鍾宮遂隱此山

五仙觀山在子城內甚高固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羊化石仙人騰空去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玉硯象鞭精緻鄭綱出鎮時林霽守高州獻銅鼓面濶五尺臍隱起海魚蝦蟆周匝今藏廟中宋真宗賜南海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

浮丘山在南海西本羅山朱明之門戶浮在水中篤痕宛然今去海四里有葛洪珊瑚井洪煉丹海神獻珊瑚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曹鈞得
今鯉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萬人城南
有標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叛廣州討晃夢神人謂曰見
幡即回及晃平回師山頂有掛幡

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為九童子泉邊涌時
有五色小蛇蜿蜒下為大小水簾洞秦安期生隱處始皇
嘗遣人訪安期生或云子城東有安期生蒲礪溪礪中產
菖蒲一寸九節食之仙

任囂墓山在西城內囂秦二世時南海尉病召龍川令趙
佗使行封事歸死秦亂佗竟自王

越王臺在大城北尉佗築西有越王朝漢其歲時望漢拜

兩臺踞山巔屹然山有達磨泉達磨自天竺航海至拍其
地曰地有黃金萬餘兩貪者力鑿得泉達磨曰是可銖兩
計哉今海水鹵鹹泉窰列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鷄籠岡北至天井連岡接嶺
佗葬輜車四出棺塋無定處吳黃武中交州從事吳瑜訪
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
銅劍三爛若龍文悉瑤玉押金飾後瑜携劍經贛上飛上
江水

南越王弟建德故宅在西城內吳虞翻移交州時有園池
唐六祖慧能剃髮受戒寺有壇壇有菩提樹房相國融譯
楞嚴經有筆授軒大硯融自刻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

天竺僧般刺蜜諦自廣譯經出此硯堅潤可愛藏殿內有
屈昉布西天衣繡內相大如兩指

越井崗在南海南一日趙佗井一日鮑姑井鮑姑葛稚川
妻嘗行炎南海善灸贅疣唐崔焯遇姑得越井岡艾南漢
劉龔號玉龍泉禁民不得汲

石門在南海北山夾江對峙如門漢樓船將軍楊僕討南
越先將精卒陷尋峽破石門東有貧泉晉吳隱之刺廣州
酌泉賦詩處隱之北歸家人攜沉香一斤覺投香江中

漢徵士董正墓山在番禺東正州人清白不群晉隆和中
太守袁彥伯求其後旌之

馬鞍山在番禺北秦時望氣者言南海有王氣故卒千人

鑿山狀如馬鞍漢伏波將軍馬援嘗駐兵山岡每風雨晦
冥聽之若有軍聲殷然

盧循故城在番禺南城南小洲狀如方壺蓋循故居處今
盧亭夷人男女椎髻俗採魚蠶簾竹又有龍戶一日蛋戶
舊傳循字元龍此恐循遺種五月一日禁水延虫戶不設網
畧

石鼓山在東莞南山有石如鼓鼓鳴世亂兵起盧循東寇
隱隱有聲

金牛潭在增城南本增江水潭有金牛晉羅公鈞得金繚
牛從繚出見人復沒斷其繚得一尺義熙中周靈甫勇擊
得三尺唐韓文公宿增江口有詩示姪湘

甘溪在南海東晉廣州刺史陸自西北百餘里築堤豬水
給城南漢劉氏闢甘泉苑況杯池南有陸公亭故基夾溪
種刺桐木綿花開殷艷如畫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堠循浮
海與吳隱之戰立烽堠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刺廣
州遣人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沒執鄉者耳盡痛

馮盎墓山在新會北盎世為南越首領祖父寶守高涼聘
譙國夫人冼氏寶死冼懷集百越斬歐陽紇陳紹冼鼓吹
麾幢至盎三世武德中盎將南越衆附唐

赤石岡在番禺西南山色赤如火然唐有扶南人請以黃
金萬鎰市山發寶藏刺史常明日南州鎮山也弗許

景泰山在番禺東北山巍然聳拔下為越溪唐景泰禪師
卓錫處古有七仙人守山後發得石履二古鏡一紹興間
風雨山裂又得唐天寶時銅鍾並藏寺中

黃雲山在新會北唐一行禪師來游此山黃雲自山出如
金輝映衣袖遂卓菴山巔弟子至者餘五百人

寶莊嚴舍利塔在西城內梁大同間曇曇俗法師奉武帝命
求釋迦舍利創千佛塔唐高宗時廣州都督李重建王
教記有古井九繞塔內有古鼎藏劍一鏡一鈿瑩下發
得佛牙舍利似是梁代故物

金芝巖在清遠北唐天寶間望氣者言南海東南內有
霧山發金草遣使得金芝二十四莖錚然作金鈇聲

黃巢磯在清遠南黃巢寇廣州殺李佑覆舟處

西樵岩在南海西南岩有石室石珠飛瀑如瀉下爲玉女
淘沙灘漉梨泉龍泓九真洞歲時恒禱龍龍知占風雨雲
氣南漢時有烏利仙迹

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禹餘宮使邵廷珩造廷珩劉氏愛
將嘗告劉錶曰漢承唐亂幸天下有故干戈弗及漢浸驕
今諸國悉珍寶奉中國漢不可後否則宜歛兵自守已而
宋師至廷珩將舟師出洗口錶疑廷珩必殺廷珩禹餘
宮漢離宮九曜石在西城內城有湖長百餘丈水凝綠列
石嵌奇突兀類太湖霧壁者九南漢劉氏集方士煉丹處
蘇父忠公古舍利塔在東莞西資福寺羅漢閣狀若覆盂

文理類巴焦五色備具蓋古佛腦骨也比丘祖堂夜夢赤
蛇吐珠白壁上旦果得舍利建塔公自作銘以實之

東坡泉在西城內天慶觀蘇文忠公初鑿得一石狀如龜
泉涌出號龜泉清冽亞達磨泉淳祐間經略使方大琮浚
泉護以定林廢寺鐵井欄大琮有鐵井欄銘

仙女灣在香山南海中宋益王是南遷汨仙女灣丞相陳
直中欲奉昱葬占城颶作昱姐墓香山宜中遁殿帥蘇劉
義追宜中不及夜有火燒仙女灣舟舫幾盡

崖山在新會南山有兩崖對峙海潮出入宋紹興間嘗置
戍衛王昺南遷結營崖山海中海水鹹級道斷天狗墮海
聲隆隆如雷丞相陸秀夫朝服抱衛王沈海文武嬪御從

死者萬數

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日碭州山有三十六嶼山民
業魚鹽不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壯置水軍嘯聚遂墟其地
今有數百家徙來種諸芋射麋鹿時載所有至城易醢米
去

為說者曰東陽李生自海上回為言南越事山川風土悉
有可考者夫南越本一州地自秦漢以來始通尉佗之自
王劉龔之專制亦嘗自同中州崛強數代至於天下盡一
而後能有定豈不以其山海之險遠故哉當今廣為天府
自江嶺而上經大庾閩隘之高峻自閩徼而入過潮陽嵐
路之稀遠自牂牁而下則又將歷灘江湟水龍石之崑崙

黃茅青草炎瘴叢人毒蛇猛虎山谷盤踞是故世之仕者
恒未嘗顧至至則常數期日而或不足以償其苟且塞責
之心然而晴天勝景山靈開而海氣伏珍禽嚶鳴異草叢
生花有素馨朱槿果有荔枝龍眼檳榔蒟醬之屬芬香艷
冶鮮甜爽脆魚鷄蜆菜堆積於市酒支數年苟能順其風
氣時其調適宜若無間於中州至於控制山獠壓服海外
大蠻夷歲時蕃船金珠犀象香藥雜產之富充溢耳目抽
賦帑藏益不下鉅萬計又必賴夫涕泣還金之吏而後有
以愧夫輕生好貨之俗厥任至重故常劇於他郡而必欲
其稱職是又豈得以其險遠之故毒瘴乘之而或略於民
事者哉然則世之仕者勿以其險遠可忘必圖其政山海

之氓勿以其險遠自恃必奉其法度此則天子堂陛之間
即為廣府誠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自秦漢通路以還南越
幅員數千里莫不自歸於經理撫綏之中至唐而後列為
五府廣府寔大山深峒惡民頑俗獷草搖風動常必德懷
而威懾之然後自己間者一時山峒顛顛無所覺知之氓
弄兵潢池假息湯釜至使父兄子弟脩城柵繕壕輕書夜
鉦鼓凜焉若鉅敵之壓境訛言相驚繼之朝廷以是而厲
法令儆盜賊修馬政禁兵器足雖一指疥瘍之微而徧身
猶或為之不寧者蓋久而後克有定此豈可以輕視南越
一區之地而不深戒其山海之險遠者哉嗚呼今之所紀者
山川故在人物則悉已往而不可復追矣遂目及其風土

政事之槩者著于來簡苟有觀者曾可謂為晉宋少文之
卧游云尔哉予故得以具論之



清景集卷之九
十一

程